



□星袁蒙沂

晚上睡得晚,一醒来就听母亲在院子里喊:“你别来了,拉回去吧!值不当的!”接下来的对话,她的声音依然很大,就像在吵架。听得出,电话那头的人是父亲。

不晓得母亲为什么情绪这么激动,透过夹杂着鲁南方言的对话,隐约听出她不想让父亲过来。等我起床,母亲告诉我父亲倔强得很,一会儿就到镇上。原来,父亲在老家摘了四筐李子,开着三轮摩托车到附近卖。往年这个季节,靠近大路的几个村边都有收购水果的摊点,今年却很是冷清。他去了几个往年的收购点,均没见到客商。一处没人收购,就换下一处。走着走着,已寻出十多里地。回村,得十几里;到镇上,不足二十里。父亲转念一想,不如直接去临县的奇石城景区碰碰运气。

去费县奇石城,得先经过镇上,单程五十余里。他开着三轮车,慢慢腾腾的,怕路上不安全。就算真去了奇石城,游客也不一定多。如若人不多,搭上油钱和工夫,那四筐李子颠簸地被晃上一天,也不一定卖得出去。最无奈的是,被长时间颠簸过的李子不耐存储,不几天就会坏掉。父亲赌气,非要亲自去卖。母亲见劝不住,就找出一杆托盘秤,准备擦拭干净给他用。我去单位上班

## 走街串巷的父亲

时,父亲还没赶到。

中午回家问母亲,知道父亲去了奇石城,我就给他打电话,劝他回家吃午饭。电话那头的父亲苦笑称不饿,说饿了附近有卖炸煎饼的。奇石城的游客不多,总共才卖了一筐多点儿。父亲说,奇石城有邻村的一个远亲也在摆摊,不好意思争抢顾客,他准备换个地方。换哪里?我诧异。父亲说去附近村里转转。走街串巷?没等我问出口,他就匆匆挂断了。或许,又有顾客买李子吧!

刚入夏时旱了段时间,之后隔段时间一场雨,算是风调雨顺。果树没遭遇久旱,水果挺饱满。眼看着李子比往年长势好,产量也大,偏偏少有客商光顾。大路边那些摊点,隔三岔五有几个客商,稀稀拉拉零零散散的,收货很苛刻。只要有个头更大、色泽更鲜艳的,往年那些一级果也沦落到被嫌弃的份儿上了。被嫌弃还不是最可怕的,更可怕的是价格。往年一两元一斤,今年直接跌至三四毛,甚至三四毛都不收。我家的李子比往年都好,可跑了很多个可能的收购处,却连个客商的影子都没见到。父亲要去奇石城卖李子,估计是赌气做出的决定。我长这么大,很少见他愿意抛头露面卖东西。

下午下班时,父亲还没回家。我给

他打电话,他还在奇石城周边的村子里走街串巷。我催父亲回来,他不熟悉路,天黑了不安全。父亲承认确实不好卖,一共才卖了两筐多点儿。他不识字,平时没去过奇石城,单独开车走这么远,更是第一次。

开三轮车去奇石城景区卖李子,去周边的村庄卖李子,对我来说,父亲的这趟行程就是个谜一样的存在。没去过,不识字,莽莽撞撞的,他是怎么鼓起勇气去的呢?这一路陌生,就像走迷宫,他又是如何找路的呢?父亲1953年出生,这么大年纪了,不忍心辛辛苦苦种植的李子卖不出去,执意去几十里外走街串巷,着实不易。

得知父亲一会儿回来,妻子喊我一道去超市买菜,顺便买个西瓜。从超市回来时,三轮车已停在小巷中。妻子切好西瓜,端到客厅。父亲吃了几块,起身要走。我们拦住他,留他一起吃饭。中午妹妹过来,带来只炸鸡,妻子买了只烤鸭,还有几样小菜,都没动筷。父亲匆忙吃了几口鸡肉起身又要走。老家就他一个人住,院中有一群小鸡,父亲放心不下。他说光吃西瓜就饱了,自己捏了几块鸡肉,说带回家饿了再吃。

塞进方便袋的鸡肉,只有几块,且多是骨头。我追到三轮车旁,硬是

夺下父亲手中的方便袋,回厨房又选了些鸡肉、鸭肉装进去。我把方便袋递给父亲。他正给母亲掏钱。母亲在我家帮忙看孙子,却几乎不花我们的钱。父亲卖了一天李子挣回的全是零钱,给母亲点了60元,自己还剩下50多元。父亲临走时嘱咐,剩下的两筐李子不卖了,让我给亲戚朋友分分。

次日一早,我去上班前,看到留下的李子。一种鲜红似火,个头较大;紫黑色那种,个头稍小。我不知道这两种李子具体是何品种,却看得出都是一级果。

儿子出生后,母亲一直在我家照看他。老家的李子从开花到果实成熟都是父亲一人在管理。汗水浸透了衣服多少回,手脚上的老茧磨掉了多少层,才伺候到水果成熟。一等一的好果子卖不出去,父亲是心疼的。一向不愿意站出来卖东西的他,竟然驱车几十里,去走街串巷叫卖。这种蜕变,不仅仅是因为钱。

饱满多汁的李子酸甜可口。父亲把它们从开花盼至成熟,一路陪同着,任其跌落地面上腐烂掉,于心不忍。他开着简易笨拙的三轮车,走街串巷叫卖,就是要给汗水浇灌出来的水果找个答案,一个未必及格但不至于被无视、被裸露、被腐烂在野外的归宿。

只想知道他长什么样

□叶倾城

几步,他整个人都松弛下来——他好像来过这里。灰白的泥灰半剥的墙围,深红木门上油漆绽痕处处,旧年的春联褪尽残红,温柔地坚持着……所有的,都似曾相识。是在襁褓里的时候,由妈妈抱过来的吗?他的父母总也恩爱过吧?也许,是那年打官司,母亲曾带他来与父亲争执?要么,在无意间路过,草草几眼,便已刻骨铭心?或者,只因为这里住了他至亲的人。

他大大方方地向前走,回家一样谙熟自然,沿着七拐八绕的巷道。他甚至筹划着,见到父亲时,他要说些什么,上课,老师,最要好的朋友,想买一条裤脚有流苏的牛仔裤……

阳光蓦然扑来,他面前已是车水马龙的大街,他吃惊地站住,然后惘然地回头,原来这条巷只有这么短。他突然明了,他可能根本就找不到父亲。却又不甘心重新走回巷内,脚步越来越沉重。有没有可能,一扇门突然打开,出来的正是他的父亲?

来来回回,无穷无尽,他不知自己走了多少趟。“你在干什么?”突然一声大喝,一位中年男人向他大步走过来。一时间,所有的血都冲上头顶,难道,难道是父亲认出了他?

那男人对他当胸一掌,“你这小子,一个下午都在这里晃来晃去,鬼鬼祟祟的,想偷东西?”恶狠狠的脸贴得那么近,五官仿佛都变了形,他寻不回一点记忆。直到又一掌,将他推得一个踉跄,他才挣命似的解释:“我没有,我找人……”

“找谁?”那男人吼着,“我看你半天了,还在装!”又搡一把。他眼里饱饱的泪马上就要掉下来,“我真的找人。”他竟这样冤屈他。不知不觉间,声嘶力竭,“真的……”

没人听他的,人群围拢,议论纷纷。那男人更凶了,一把揪起他。他身不由己被甩出好几步,直到骑上自行车飞速逃窜,两行眼泪才终于决堤而出……

我很小心地问:后来呢?过了很久,他的眼睛从那杯喝不尽的可乐上抬起头来,笑了。只是一笑,时间突然像指间的水珠一弹而去,叫我记起,他早已是个明朗而沉着的成年人。

后来,差点被他妈打了一顿:考完试不回家,在外头玩,害家里人到处找,外婆的心脏病几乎都发了。是他爸一直拦着,“算了算了,男孩子都是这样的。”他忽然想起:“忘记告诉你了,我妈在我4岁时又结婚了。我爸,也就是我后爸,对我像对亲生儿子一样,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”

笑容渐渐地掺了苦,像可乐喝到后来,当甜与泡沫都尽的时候:“当时,是鬼迷心窍吧?你知道,我长得不大像我妈,人家都说我可能像我爸,我就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,这么多年不见,他有没有想过我……”

我们是在快餐店,音乐震天,鸡香四溢。那么多小孩,那么多带着儿子来吃炸鸡的父亲呀。他的突然想起,是因为如此吗?

## 神农架的山水之恋

□周琳华

多年来,对神农架的印象来自野人的传说,于是,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感。

不久前,坐大巴车从宜昌一路向北,路过群山环绕、云雾迷蒙的昭君村,导游便说神农架快到了。她说湖北有三人:诗人、美人和野人。诗人、美人,大家都知道是谁,那么,野人真的存在吗?

青山挤挤,水路依依,山重水复,绿色洗目,两个多小时后,车终于停了,进入第一个景区“天生桥”。与以往的节奏不一样,原本是爬一阵山才能看到更大的水流,好像有一些铺垫似的。但神农架就是与众不同。进去没走几步,巨大的水声就响在耳畔,简直就是开场的锣鼓一样声势浩大。见过九寨沟的瀑布,看过黄果树的瀑布,也去过荔波的水上森林,那些水也都让人惊喜,但她们是想象中的、预料到的,神农架的水一上来就让人躲闪不及,她是“天生”的霸道,那些从天而降的多处分流的瀑布、大大小小的水流,如同尝尽多日相思苦的恋人,带着难以抗拒的激情,不管天不管地,不顾生不顾死,就这样从各个方向挟带着风、裹挟着雨,呼啸着咆哮着冲撞着,顺势而下,疯狂而至,白花花亮晶晶雾蒙蒙,突然一下子就平铺展现在面前,让你不由得惊呼:天哪!这水!一时无语,真不知如何形容这突如其来美景、这和你掏心掏肺的挚友、这怀有万语千言的恋人。

一路木栈道上山,旁边一道白柱突然从暗洞中冲出,一泻万丈,豪气冲天,此处被称为“鹰潭”,如同鹰眼如炬俯视千里的意思吧。拾级而上,两边水势变幻,或激流而下,或缓缓绕行,或一瀑如练,移步换景,步步惊心。可叹的是这里的山,就那么沉默不言,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任性的水,它敞开怀抱含情而笑,看着水恣意地作、恣意地闹、随意地冲刷,像一位沉稳的大哥对小情妹的包容,你可以揪我的头发、拔我的胡子、刮我的鼻子,甚至伤心时把泪水蹭在我胸前,生气时还可以打我两下骂我几声,我都不在意。没看到吗?大树上长满了绿衣,河里的石头上披着青苔,我历经风雨、闪电雷鸣以及地动山摇,地壳运

动改变过我的模样,但我初心不改,一如当年。

顺山上的湿滑栈道一路走,走过羊潭和虎潭,看不尽的山水相依,数不尽的浪花朵朵,听不完的泉水叮咚,闻不够的山野气息。路边偶有提示牌“小心有毒蛇出没”,让人有小小的惊吓,暂时从仙境中清醒一会儿。很快又被这清纯如少女般的溪水和强壮如少年一样的大山所吸引,忍不住没人处大喊一声:“神农架,我来了!”胸中沉积多年的世间浊气仿佛顷刻一吐而空,清洗干净。

神农架最高峰神农顶海拔3105.4米,温度只有五六摄氏度。当大巴车盘山而上,到达神农顶时,一片云雾飘来一阵细雨,神农顶就被雾气拥抱在怀。循山路下来,最有看头的一处景点是金猴溪。沿着曲折的山路走着,开始也不过是小小的溪流,再走一段,在陡峭的栈道上突然听见哗啦的水声,转过一道弯,参天古树掩映下,几米宽的瀑布从天而降,激情四射,而且凌空一波三折,周边溅起一条水雾带,再近一点就毫不客气地打湿了你的衣服。触手可及,清凉怡人,亲口尝一下这灵性十足的水,是那么甘甜滋润,洗心涤肠!这种含蓄的约会似乎更让人能接受。先是小清新,不期然再火辣,然后几个小波折,调调味,感受更丰富,回味更悠长,类似中年人的爱情。总之这里的水和山给人的感觉好似总在热恋中。水时而涓涓细流温情款款,时而呼啸而来热情万丈,时而绕石而过若即若离,时而情深自己紧紧相拥,汇聚成潭……而可爱的大山啊,来者不拒,对每一条小溪、每一条大河、每一道瀑布都珍惜万分,亲吻拥抱。于是,大山植被密不透风,珍稀野生植物丰富,动物种类繁多,奇花异草遍地,大熊猫、金丝猴等组成天然动物园……而野人呢?可能真有,又可能没有真的。

遇一山白头,择一水终老。山水相依相恋,在这绵延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唱着不老的情歌!

神奇神秘神农架,山美水美美如画。醉了,神农架的山水之恋!

浮生

他突然说:“我给你讲个笑话好不好?”自己先笑起来:“我小时候傻乎乎的,尽做蠢事。”一边漫不经心,啜着一杯可乐。

那年他上初二,考完期末考试,有人建议去一家新开的快餐店聚餐,一大群男孩子便欢天喜地骑了自行车冲过去。七兜八转,经过一个巷口,他忽然瞥见“永福巷”,心里一凛,双手急捏闸,自行车戛然而止,其他人的车早已浩浩荡荡从他身边过去——他父亲住在永福巷。

他一岁时,父母就离了婚,他随母亲生活。五六岁那年,父母为抚养费问题几乎上了法庭,从此,母亲绝口不提父亲,他也再没有见过父亲。是谁告诉他父亲的地址呢?他早已无法回想,也从不曾用心记过,却在此刻迎面而来,是他心底的一记失声:“呀,原来在这里。”仿佛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

那阳光竟如此灿烂,将巷口的水泥地照得一片雪亮。那光晃痛了他的眼睛。他胆怯地、犹疑地向前跨了一步,赶紧立住,他不知道父亲的门牌号码。

深巷空寂无人。他小心地探头,向巷内看去,一排排紧闭的门、关紧的窗,那么静,仿佛根本没有人家。而他的心擂鼓一样怦怦跳起来。找还是不找?怎么去敲那一扇扇沉默的门?又怎样认出那张本该十分熟悉的面容?他没想过。他一步步走进去,才走